



曾
~~139~~
30

14
139
30



門 曾 4
號 129
卷 30

集異記

唐河東薛用弱撰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月，獵於沙苑。時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即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眾極自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懇者，莫得而居之。東廊第一院，尤為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至焉。

集異記

一

五集

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
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為道流之所傾仰一
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為飛
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
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
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元宗避亂幸蜀日命
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
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之
一士皆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從畋之箭

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孤飛當日集於
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
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元宗西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
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入舍多為尊官有
力者之所占積薪棲息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
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絕嘔婦姑皆闔戶而
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

無以為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况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藝

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間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馨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藝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經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

辨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烟
用息滅啟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卽深自咎責稽首懺
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情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
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啟鑪
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太加貶
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
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
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
成此更無成則吾無身以終志矣况今衆善虛費積年

或踵前失吾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啟鑪欲於
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
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
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
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
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
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自而致開元初李曷充
太原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嘆曰如此好相而爲風
日所侵痛哉卽施錢百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

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曷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曷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陽。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觀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顧甚速，忽有少年騎從，鷹犬甚衆。顧珙笑曰：「明日節日，今當早歸，何遲遲也。」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之。」遂以誠告。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不妨也。」乃以後乘借之。珙甚喜。

因顧謂己之二僮曰：「爾山緩驅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辰徐歸可也。」因上馬揚鞭而驚。俄頃至土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卽又不聞。」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

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卽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囊韃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鬼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答之。旣至而囊韃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寶莊方見其形僵仆，二童環泣，啣啣焉。囊韃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至則已絕矣。珙驚

嘆久之，少頃無恙。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爲揚州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會孫，卽自歎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至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吏白云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

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
縲繼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即神，因其逆曩事，邑
長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欵伏，佐驗明著，皆云發墓有年。
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曰：我嘗開鄱陽王家，大獲金
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許，鬚鬢斑白，偃臥
于石場，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
知蕭氏固是鄱陽裔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永，舟

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
流，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者，宥因閉撥
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卽拔蘆伸絃，其長倍
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竄于懷。行次江館，其
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卽付箏
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繁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
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
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之。赴食，隨置復紉。及食
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

而雙眸瞭然矣。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終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掣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遷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宛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界早祛，尤諧夙

尚。偶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曠曠。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玉人謂曰：啓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案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搯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

一齋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擲管頃刻
而異因覽讀之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
真人山立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滋新宮宏宏崇軒轅
轍雕玳盤礎鏤檀竦臬壁瓦鱗差瑤階防截閣凝瑞霧
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掩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
飈還集聖日俯晰太上濟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
班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旌不
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
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元雲九成絳雪易遷虛語重

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
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幘人促之忽遽
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充豫好奇之
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用弱亦
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
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
劇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和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

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
 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
 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
 所衣毛裘則天謂公卿以何物為對梁公指所衣紫絁
 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
 所指為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覲奏對之
 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
 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
 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

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
 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
 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為其地公主以詞牒京
 兆試官令以九臯為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
 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
 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
 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

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
謹奉命岐王乃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
賫琵琶同至公王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
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
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
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
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
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
交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

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
右維風流蘊籍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欲矚岐王因
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
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
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
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者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
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之渙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

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置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姿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持筇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

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又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

度玉門關之渙帥擲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
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
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
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鑑

張相公鑑大歷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
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糞而累旬無耗忽
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公驚寤因思
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言

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
作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
無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張公甚悅
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
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
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至平康北街後乃有白頭媪徒
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

轉速，姬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即謂曰：與姬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遠，懼犯禁車，中尚可適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姬乃荷愧，丁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為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為河朔之健將也。守

職魏郡，為田承嗣所縶，曾因計叛，飛矢中肩，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其鏃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為廣修佛事，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素縛身于床，復命出之，而特平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一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鑿工。鑿工曰：米汁即泔也，豈宜漬瘡哉？遂令廣詢于人人，莫論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

集異記
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也。即延之，附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傷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賜爲米汁。况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滅。酸楚然。既夜，其瘡稍瘳，即令如前，縛用力以拔，鉗終及臉，綴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月而瘳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微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與投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魘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任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

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穴，大備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愷，知微初不疑，憲因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雖智能可玩，敬以奉貺。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絕如栗，跳踟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攜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扁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嚼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闕路由華州闐闐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書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脾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纒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繩目睛翻白瘴楚危極頃刻將絕惘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泣親屬叩顙祈請卽輦千絹置千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

人頷之公遽出針而病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益急病行志耳吾非醫伎者也不顧而去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誠話之際鸞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卽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

如言付錢馬送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名詢
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響馳驅往復數四
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貫者
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
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衰其價之高下焉
座客乃伏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
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

爲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
則速裝南邁以畢嘉禮春仲汜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
張斤在遠方抱憂傷深嘉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
于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
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
遂擒德容跳入鬣管衆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
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獲人徒求骸骨于
山野間週迴遠近曾無踪跡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
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數

輩登岸徐行而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
有榻因掃拂卽之憩焉僕從羅列于前後俄聞有物來
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
衆皆惶擗則共闕喝之仍大擊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尋
俯于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云是人尚
有餘喘越客卽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列
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之所
有越客深异之則遣羣婢看眡之雖髻被散衣破服裂
而身膚無少損羣婢漸以湯飲灌之卽能微微人口久

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卽有自
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爲暴虎所食至今
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之于越客卽遣羣婢具以
此詢德容因號泣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于鑄
鑄凌晨躍馬而至旣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
期自是黔峽徃徃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

丁崑

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
將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則大修擒虎具兵仗坑穽靡不

備設又重懸購得一虎而酬十緡焉有老卒丁崑者善
爲陷穽遂列于太守請山間至路隅張設以圖之徵旣
許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深坑無施勇力崑遂俯而
下視加以侮訕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
千百其衆崑銜其計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爲衣襟
冒掛樹根而墜穽中衆共嗟駭謂糜粉于暴虎之爪牙
矣及就窺崑乃端坐而虎但瞪視耳崑之親愛憂崑乃
共設計以輓轡下巨索伺王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一
之全崑得安則纏縛腰肢揮手外人則共引之去地三

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
四崑因而謂之曰爾輩縱暴入郭犯人事須剪除理宜
及此顧爾之命且在頃刻吾因沉醉誤落此中衆所未
便屠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怒衆人我氣未絕
卽當薪火亂投爾爲灰燼矣爾若不損我當啟白太守
捨爾之命冀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
所知者矣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
解崑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矚目不復留崑旣得
出遂以其事白于尹伯曰今殺一虎不足禳羣輩之暴

况與誠約，乞捨之。冀其率侶四出，管界獲寧。耳微許之。崑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于窞中踴躍盤旋，如荷恩施。崑卽積土坑側，稍益淺。猶深丈許，虎乃躍而出。奮迅躑騰，嘯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羣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吁！保全軀命之計，雖在異類，亦有可觀者焉。若暴虎之猛悍，沉厄陷窞，得人回當，恣其狂怒，決裂噬嚙，以豁其情。斯虎乃因崑以圖全，而果諧焉。何其智哉！而崑能以言詞誘諭，通于強戾，果致族行出境之異况。免泚胷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誠交感之致耳。於戲！信誠之

爲物也，何其神歟。

張華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積年能爲幻化，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遂問墓前華表曰：「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爲無，不可。但張司空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悞。」老表書生不從，遂詣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行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畧。

三史探頤百家談老莊之奧區被風雅之絕言包十聖
貫三才箴八儒掩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
豈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則是狐狸書生乃曰明公當尊
賢客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
是耶言卒便請返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
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疑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
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聽
卽使人禦防其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魘
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有

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燕昭王墓前華表已而下年乃
遣人伐之使人旣至華表嘆曰老狸自不自知果悞我
事於華表空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將還至洛陽而
變成枯木燃之以照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嘆曰此二
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

蔣琛

雪人蔣琛精通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雪溪太
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常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
而言曰雖入余且之網但免剝腸之患旣在四靈之列

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洶聲則前之龜和舫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雪溪松江神境會川瀆諸長亦聞應召開筵解榻密邇漁舟以足下淹滯此地持網且久纖鱗細介苦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貯慈誠由斯而來冀答萬一能退咫尺以遠害乎琛曰諾遂于安流中縱舟以伺焉未頃有龜鼉魚鱉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摩波爲城過浪爲地關三門垣通衢異怪千餘皆人質騎首執戈戟列行

伍守衛如有所待續有蛟蜃數十東西馳來乃嘘氣爲樓臺爲瓊官珠殿爲歌筵舞席爲座榻裊禱頃刻畢備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雪溪南津而出復見水獸亦數百銜耀引鐵騎二百餘擁朱衣亦冠者自太湖中流而來至城門下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覲五紀于茲雖魚雁不絕而笑言久曠勤企盛德哀腸怒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讓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馬于是二神立候焉則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額青其

足執蟪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者曰
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于門設禮甚謹敘暄涼竟江神
曰此去有將爲宰執者北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恐
神不識不知事須帖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
命禮宜躬親候吾子清塵得免舉罰否然竊于水濱拉
得范相國來足以補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劍而前溪
湖神曰欽奉實久范君曰涼德未泯吳人懷恩立祠于
江濱春秋設薄祀爲村醪所困遂爲江公驅來唐突盛
筵益增慙慙于是揖讓入門既卽席則有老蛟前唱曰

湘王去城二里俄聞駟車馬聲則有綠衣元冠者氣
貌甚偉驅殿亦百餘旣升階與三神相見曰適輒與汨
羅屈副使俱來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偃僂而進方
卽席花相笑謂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負波濤之困謠痕
謗跡骨銷未滅何慘面目更獵其盃盤屈對曰湘江之
孤魂魚腹之餘肉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然吾聞穿
七札之箭不射籠中之鳥剌洪鐘之劍不刺几上之肉
且足下亡吳霸越功成身退逍遙于五湖之上輝煥于
萬古之後故鄙夫竊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待何

今日戲謔於綺席，恃意氣于放臣，則何异射病鳥于籠中，割腐肉于几上，窃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于是湘神動色，令酒罰范君，君將飲，有女樂數十輩，皆執所習於舞筵，有俳優揚言曰：皤皤美女，唱公無渡河歌，其詞曰：濁波揚揚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激兮，呬不開，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隨步沒，沈屍深入兮，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出黃沙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瀾兮，含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窈兮，河源塞，泉脉歌，竟俳優復揚言謝秋娘採桑

曲凡十餘疊，曲韻哀怨，舞木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鴟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禮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甕抱石，抉眼之徒與，對曰：然，屈曰：余得朋矣，于是朱絃雅張，清管徐奏，酌瑤觥，飛玉觴，陸海珍珠，靡不臻極，舞竟，俳優又揚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詞云：悲風淅淅兮，波絲絲，蘆花萬里兮，凝蒼烟，虬螭窟宅兮，淵且元，排波疊浪兮，沉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寧全，流眸恨血兮，徒應連誓，將柔荑，扶鋸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

集異言
黛兮沉江壖碧雲斜月兮空婵娟吞聲飲恨兮語無力
徒揚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爲之慘容江神祀酒太
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
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傾杯起舞
作歌曰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
樓船泛泛于疊浪恨珠貝又輕于鴻毛又不見潮來津
亭維一舸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
風號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湘王持盃
雪溪神歌曰山勢縈迴水脈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

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
渺烟波接九疑幾人經此泣江離年年綠水青山色不
改重華南狩時于皇范相國獻境會夜宴詩曰浪濶波
澄秋氣涼沉沉水殿夜初長自憐休退五湖客何幸逢
陪百谷王香裊碧雲飄几席觥飛白玉澱椒漿酒酣獨
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鄉徐衍處士獻境會夜宴并
簡范詩曰珠光龍耀火燿燿夜接朝雲宴洛宮鳳管清
吹虞極浦朱絃聞奏冷秋空論心幸遇同歸友揣分慚
無輔佐功雲雨各飛真境後不堪沙上起悲風屈大夫

左持盃右擊盤朗朗作歌曰鳳鸞鸞以降瑞兮患山鷄
 之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因砥礪之爭輝當侯門之四
 關兮瑾嘉謨之重扉既瑞器而無庸兮宜昏暗之相微
 徒刻石以為舟兮爾沿流而志違將刻木而作羽兮與
 超騰之理非矜子子于空舉兮靡羣援之可依血淋淋
 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
 白芷芳歇兮江離秋日晚晚兮川雲收掉四起兮悲風
 幽羈魂泪没兮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使
 甘言順行于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願是知貧名狗

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之死乎無得與吾儔當鼎
 之嘉會兮獲周旋于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羞金卮瓊
 尊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諂余持盃以淹留申
 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誰
 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鼉振鼙鼙神龍耀煌煌紅樓
 壓波起翠幟連雲張玉簫兮吟秋瑤瑟清含商賢臻江
 湖叟貴列川瀆主諒予衰俗人無能振積綱分辭皆亂
 世樂寐蛟螭鄉棲遲幽島間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
 難與傾壺觴今日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歡滄浪侶遽

恐白日光海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聊歌靈境會此會
誠難忘鳴夷君銜杯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波洶洶元
黃交戰兮吳無全壘既伯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國
步顛蹶兮吾道遘凶處鳴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重上
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所以鞭浪山而
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鬱之心胸當靈境之良宴兮
謬尊俎之相容擊簫鼓兮撞歌鐘吳謳越舞兮歡未極
遽軍城曉鼓之皦皦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
難相逢歌終雪郡城樓早鼓絕洞庭山寺晨鐘鳴而飄
風勃興元雲四起波間車馬音猶合杳頃之無所見曙
色既分巨龜復延首于中流顧盼琛而夫

集異志

唐 陸勳撰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任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鑄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客奉璧始皇，使御史視之。」即二十八年過江所沉璧也。默然良久，曰：「山神不過知一歲事也。」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京房曰：「女子化為丈夫，茲為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謂陰勝。厥」

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齊湣王時齊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
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方食黍稷忽聞語云老臣尋覓
不見梁上有一公長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
不言自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
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興造宮
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視脚
者脚足也願王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

漢末八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復平

如舊魏郭后愛念之留於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
事言皆有條緒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宜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龜見
翁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池寔水中龜入池遊戲二日
引頸外望伺戶小開使轉輪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
吳成將鄧喜殺猪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
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
晉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
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

晉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牀血淋落不可忍視

魏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

晉阮瞻嘗著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仰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

變爲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大惡之年餘卒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使能食而不得即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佳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絳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士效之無驗

隋煬大業七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孺手持香花

自稱彌勒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腋過而斬之

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門守門者及杖衛不知覺時來後臣婢產一肉塊如三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爲蜂螫人而去武后時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大夫皆訪觀之狄梁公亦往焉妾逃遁不見三思搜之在於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見

天寶五載楊慎矜爲御史中丞慎矜至洛陽正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於其後慎矜叱之良久不滅以執羹投之方滅

高宗嘗患頭風召名醫於四方終不能療官人有自陳世業醫術請修梁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爐忽有一蝦蟇躍出色由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官人不敢匿奏之帝頗驚異遽命放於苑地宮人別穿地得蝦蟇如初帝深以爲不祥

玄宗好闢雜貴臣外戚皆尚之有者或弄木雞識者以

爲鷄西屬帝生之歲闕者兵象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抱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
女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未久帝竟淪沒

玄宗天寶十一載六月虢州闕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
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瀕河人聞有風
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
風陵堆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晉穆帝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
姑藏澤水中又有火

大歷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
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不見水

晉元帝大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開地中有犬子
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黎色狀甚事瘦

荆齊高帝建元元年荆州人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
異

漢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訖言虎賁寺東壁中有
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

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

天墜鎔所隆陰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

元和中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人則引之以代傳呼長寧中河北用兵鈴輒自鳴與軍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緩

王莽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垂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

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師翕然諸夏皆倣此服妖也

漢桓帝延熹中梁冀戮後京都幘頭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棺徐璜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

晉孝武太元中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響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餘手長數尺來摹經案帝是歲崩

後齊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縑縷之服而行乞其間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戒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

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筮篋胡笛胡舞京城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乃擁胡兵填塞街衢擄掠吾儂發掘園陵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外解材人謂之

桑樹災

晉元帝大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爲狂華生枯木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歛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晉少帝開運元年七月大雨門內并亭石盆走水槽有龍首悉飄數十步而龍首斷

後趙石季龍時東海有大石自立傍有血流鄴西山石
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畫古賢悉變爲
胡旬餘頭悉縮人肩中李龍大惡之

至德二年昭陵石馬汗出昔周武帝克晉州齊有石象
汗流濕地此其類也

漢劉聰末年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
于司隸御史門有豕着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
與豕並升俄而闕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人者

隋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話其一曰

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
北姊家因相隨去天曉主人覓豕不獲疑是宿客得之
宿客言狀主人如其所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文帝
將殺之平樂公主救之得全

魏司馬太傅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火着絳幘絳
衣又襄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
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白日侍疾常燃火忽見帳帶
自捲上自舒下如此數遭

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占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呂不韋子

漢末糜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歸

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吳孫權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棠齋輔將軍羅陽王印綬表隨棠俱出與棠及所在郡中令長談論棠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遺婢與神相聞秋七月棠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在第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晉武帝咸寧二年十二月琅琊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

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僭逆俱亡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爲男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爲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石覆蕩天下之妖也晉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忽聞室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夜半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產後還忽舉體衣服總是血未及三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漢劉聰時光義人羊充事產子二頭其夫竊而食之三日而死

東晉王綏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床而血流淋漓俄拜荆州刺史坐其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祁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脇而出胡太后命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爲元乂劉騰幽於永巷後竟被雨朱榮沉於河魏室因茲大亂陳後主禎明三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

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飲之經三四年乃去有船下人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

陳周文育爲鎮南將軍初文育據三陂時有流星墜其聲如雷地陷方二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木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北齊爾朱世隆爲尙書令當書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視而痕如故既覺謂妻自向

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不久被誅

隋煬帝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白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賊圍帝於鴈門

咸通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民間有嬰兒兩頭異頸四耳聯足此天下不一之妖也

漢景帝元鳳元年有鳥與鵲鬪燕王宮池上鳥墜地死時燕王旦謀爲亂未幾伏辜

魏明帝景初元年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

雜色帝以問高唐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
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於
是帝改容動色

晉安帝永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瓘戍壽陽婢炊飯忽有
羣鳥集籠競來塚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餘
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惟餘骨存明年六月瓘死

晉昭公十九年龍闕於鄭時門之外洧淵鄭以小國攝
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兵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
令以交三國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漢惠帝二年五月癸酉且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
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爲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
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趙王諸呂
亦終殺滅

晉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
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熬夏庭禍發周室
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
嘉祥遂不賀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

集苑志
頭從人求食尋有王敦之逆

晉武帝太康五年四月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雨赤雪二尺

武后時來俊臣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常有吁嗟之聲俊臣酷吏也

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湯殺鳥雀水沸于火則可以傷物也兩者自上而降鳥雀民家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千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主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

苟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漢成帝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古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雀巢其顛也漢光武建武六年蜀有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時錢名明當復也述遂敗滅

晉太安中童謠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

亂親藩多死，惟琅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

元宗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上天女兒鋪白氍毹。上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載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裡，清水河邊見契丹。其後祿山反。

王莽始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碧女子名也曰：高

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巾三十六萬，四面出師，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瘦餒，幸而勝之。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閭唱義，兵誅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請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其後閭果斬戮。

晉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晉海西公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成者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葉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構雄於涼州，後降苻堅。晉惠帝大安元年，夏架湖有大石浮三百步，登岸民驚。

諫相告曰石來干寶曰毒有石水入建業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沸五刻止前
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鐘出
沸猶傷之也

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墜地如殺羊不
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土也占曰當
旱

晉朱達爲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爲揚州刺
史曹武所殺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犬銜引其衣恪曰大不欲我
行乎還坐而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被
害

謝文靜於後府接賈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乃失所
在婦具說之謝容無異色是月薨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
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司馬彪曰兩頭者政出
私門京房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

王敦等亂相繼

晉武帝曰王四年會稽帝蚘及蟹皆化為鼠甚眾復食
稻為災時帝聽諛諛寵任賈充楊駿之應

志惟錄

勸酒女子

有董氏女病邪多不食時索酒飲後作胡旋舞頻年醫
治不差云常有一女子來相伴如夢寐中家人後於櫥
間得一勸酒女子疑其作祟遂焚之其女自此愈矣

澡盆

文獻公誕時一蛇自屋墜于前舉頭張喙以之方去及
七日浴忽飄風暴雨劈其澡盆為二片與母俱無驚動

示在錄

五集

唐 陸勳撰

鬼物

有人夜泊舟于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墜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

林中恠

黃韞說明州黃使君時，有吏人家竹園甚廣，秋夕明月見車馬十來隊，長數寸，馬大如鼠，或持鎗劍，或負弓弩。

次第自林中出，望其園門，軋然而開，似有人拔開。吏人驚懼，呼家人隨後觀之。從江橋過，望西南而馳，罔知所之。吏人明日伐去竹林，無所見。其家亦無患害。

枯竹根

金樓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者，朽木也。皆不為害。温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雞，見人揮霍鑽入石壁中。其石自合，龔明子嘗聞外舅說：頃歲莊牆間熒熒光尺餘，時兼兄弟中有不寧者，眾謂之恠。憂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情不甘，乃就拔之，得一物。

回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病者無咎

宅泣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榷枿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泣

恠婢

鄭彥榮買得一婢年十五六容色不舒常頽然鄭詰之妹不對但低頭而已忽爾火光屋墁瓦亂擲狀榻俱震鄭甚懼猶未疑其婢自後或食饌穢汚或財帛潛失日見風人立夜有物歌吟召行道法者書符馱効終不能

勝婢白云但可驅使無有他事即日平靜問其所從曰常有一男子夜來同處性頗剛戾如別有餽即見嗔怒爾鄭既知不敢駐乃賤售之其年鄭遇害

虱異

揚州蘇隱夜卧聞破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繁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唯得虱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髮變血

梁鄴上元後忽髮變如血卜曰元夜食牛肺犯天樞巡

式林金
復夜行禱謝可免

· 猪肝中有識書

白浦民割猪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云：煙蒼蒼，明年無糧，次年巢寇起，州郡多荒。

狗歌怨

吏人蔡超家狗作怪，蹲於堂上，將拍板唱歌，聲悲怨。又一旦覓頭巾不見，戴在竈上坐，其月超遇害。

蟾蜍

沈慶按書說境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恒，或歌

或哭，裸形奔馳，孤毀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結壇場，鳴鼓吹禁呪之。次有一乘航船者，獨駐泊門首，河內枕舷而卧，忽見陰溝中一蟾蜍，大如椀，朱眼毛脚，隨鼓聲作舞。乃將篙撥得，縛於笏板下，聞其女叫云：何故縛我？壻船者乃扣門語其主曰：某能療此疾。主深喜，問其所欲云：祇希數于文，別無所求。主曰：某惟此女偏愛之，前後醫療已數百緡，如得愈，何惜數于邪？願倍酬之。船者乃將此蟾以油熬之，女翌日愈。

爛蕪首

陸承澤遷新居有一女子布服戴巾蒙其面入門氣息穢惡云耐此輩富鞭殺人問曰何者即息聲再問亦不應陸怒令人起巾迺一鬼爛莖首其年陸遇害

雙筆自舞

杜昭遠將失寵幸家多妖物書見狗作雞鳴嘗一日架上雙筆起舞相對回旋不已杜曰既為崇能自書乎右一筆倒硯中瀆其毫於案上大書一殺字其年杜陷大辟

枕聲

中郎王文英枕自作聲

髮異

孤山寺前楓樹上有一鵲巢甚偉人上取其子探得頭髮子數結光潤各長五尺莫知其由

一團毛

明州有市人家見一大鳥形室家人擊殺之面似人身一團毛而已可重數兩乃控於籬上旬日其家月下會宗忽從籬下地人立而語自稱我偶避猛鷲到此爾何見殺方欲陰論今值爾飲酒我甚思得一杯苟惠之

卽不爲仇矣。席人驚避，乃自於尊中吸之。及啄筵內餽，饌畢望空而奮，莫知所以。尋州牧有事其家，卽無咎。

猪臂

吳中有一人，於曲阿見塘上有一女子，貌端正，呼之卽來，便留宿。乃解金鈴繫其臂，至明日更求女，却無人。忽過猪牢邊，見母猪臂上有金鈴。

攝鏡

吳興許寂之，太元中忽有鬼，恠攝取大鏡以內器裏。

石立

後趙錄云：塗中有大石，一丈許，自立。石勒命斷之，有魚羊之文。于是字元羊。

皂莢

元符三年冬，內人自秦陵還，摘皂莢一籠入宮門。籠輒自躍，皂莢皆躍出。

呂屏婦人

元和初，有士人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

燕化女子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爲一小女子長僅二寸自言天女能先知吉凶

蝦蟆毒

邱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母曰汝嗽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二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鼓鞞響

晉孝武太元中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響於是

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餘手長數尺來摹經案

一物如人眼

蕭餘上元夜於宣陽里酒盤下得一物如人眼睛其體類美石光彩射人餘夜遊市肆閑置掌中每行黑闇衢巷隨身光明三只毫末可鑿後因而飛出

人頭食肉

鄧喜殺猪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

水影

大歷末深澤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
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不見水

桑樹哭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
桑樹哭

恠疾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
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謂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
一月一作醫莫能知

錄終

